



生有涯兮离别多，《源氏物语》译者走了 笔耕不辍，林文月文学创作传奇



2023年5月26日上午九时，著名作家、学者兼翻译家林文月在家中逝世，享年90岁。刊发此文，与读者共同走进这位传奇女性的波澜一生。

这位传奇女性曾以“四支健笔”风靡中国台湾地区。学术方面，她曾出版《澄辉集》《谢灵运及其诗》等研究著述。同时，她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大师，历时三十余年创作《京都一年》《读中文系的人》《遥远》等抒情作品集，且在绘画上也成就斐然。而她最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是日语文学译者，自上世纪70年代，她耗时六年时间翻译了长达1352页的《源氏物语》，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最优秀的中文版本之一，也是唯一一个由女性译者翻译的译本。此后，她又相继译注《枕草子》《和泉式部日记》《伊势物语》等多部日本经典作品。

上一次见林文月，是2016年中国台湾作家纪录片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第二季的首映，她身为传主之一，与白先勇、洛夫、刘以鬯齐齐现身。彼时已届83岁高龄，浅浅画着眼线和唇彩，卷发与丝巾恰到好处又一丝不苟，春风拂面的卓越风姿，仿佛古籍中典雅的女史走入现实。

美丽传奇，散文实验

那日白先勇回忆，与林文月初见面，是代表《现代文学》杂志与“五月画会”的会谈，林的丈夫、画家郭豫伦是后者创办人之一。文艺青年济济一堂的1962年，她穿一身杏黄色的衣服，“杏黄一定很美，不然我怎么铭记五十年？”此言一出，逗得林女史不禁莞尔，洛夫在旁点头，连忙补充，“温柔是什么？温柔就是林文月”。

短短几年光阴，这场文学盛宴的主角们大多皆已远行。今年初，学者刘绍铭去世，作家毛尖亦在缅怀文章中忆述，“一次《信报》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设家宴，约了刘绍铭、董桥、郑树森、蒋芸等几位先生一起，席间几位先生聊起他们的青春往事，原来刘先生他们都是‘望月派’，月指的是林文月先生”，皎皎无暇，迢迢遥望，是纯粹的仰慕，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

尽管从学生时代到留校执教，逾半世纪以来，林文月都是台湾大学浓墨重彩的风景，但是美丽之于她，却几乎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注脚。生于1933年的上海日租界，抗战胜利后，迁居“陌生的故乡”台湾，林文月从头接受国文教育，师承郑蕤与台静农，名门与学府双重加持，她被誉为“结合了家学渊源的台湾本土人文视野，与两位老师对于汉语文史的再出发”，研究六朝文学、翻译日本古典名著，散文与绘画也成就斐然，同时拥有四支健笔，白先勇谓之“笔意清畅，风格醇厚，寓人世的悲悯欣喜于平淡之中，字里行间辐射温

暖与智慧的光芒”。

更可贵的是，林文月笔耕不辍的一生没有囿于原地，散文风格亦在各个领域不断突破。最脍炙人口的1999年《饮膳札记》，借十九道佳肴，有意识地结合食物与人物，开饮食书写之先河，又兼具实用性，芋泥、肉粽、蘑菇汤，娓娓道来食材选取、烹煮搭配，还有与家人师友一次次聚会时的忆往论今，经她手笔，仿佛都泛着柔光；1993年《拟古》，把陆机对古诗的模拟拓展到散文，选取泰戈尔、萧红、傅雷、清少纳言等古今中外名篇，或仿其章法，或拟其情感，“摹他人之作，创独树之风”；到了2004年《人物速写》，被书写者一律以英文字母匿名拉开陌生感，其对白含量之多，似乎又模糊了散文与小说的边界；2006年《写我的书》则既是写“我的书”，也是“写我”的书，细诉面对一本书的心情转折，篇篇均附有插图与照片，又是

文字与影相交相辉映的阅读新体验。

种种繁多的尝试，步步都充满开疆辟壤的先驱性，印象最深刻的，则是她《人物速写》之《J.L.》一篇中提到，曾经教过的学生想当像她一样的学者，表示“我好羡慕你，你好像很轻松就把事情做得很好”，她回应，“我并不是轻易就做好事情的，我只是没有到处去宣扬自己的辛苦而已。没有人能够轻易做好事情的”，云淡风轻，其文亦如其人。

不止如此，我们也有幸从林文月笔下管窥其趣致风雅的一面。《拟古》中《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》一文，开篇即自白是“很会喝酒的林文月”，她与儿女都有小酌传统，丈夫去世，儿子借出差来探她，临别对饮白兰地，“人际关系很微妙，亲如父母子女，一生中能有几回这般澄净如水的独处呢？兼程千里回来伴我，那心意我明白，可是，有些话是不必说出来的。喝酒罢，其实，能这样对饮交谈的机会也不多”，性情中人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怎不让人羡慕；《饮膳札记》写以棉线对切肉蛋，“每回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脑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童年观察母亲交脸的景象，遂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感觉荡漾着”，厨房忙碌的主妇悄悄化身陪伴母亲的少女，充满童真与依恋。

就像《岛屿写作》纪录片中，她谈起与丈夫结婚的原因，“有年中秋，我跟他再相见，我要回家跟家人过节了，就看到他骑个二手自行车回去了，觉得他好可怜，我就想，明年中秋让他有一个自己的家，既然决定了就要做到”。

不慕华靡，文以载道

年少初读林文月，也曾不识泰山地当作是优秀中学生范文，觉得太过工整，温吞得紧。直至稍有写作经验方明晓：辞藻堆砌易，由奢入俭难，不求流光溢彩，而重朴实节制，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如何把深度埋藏于表面，在冲淡清逸的字里行间，润物细无声地见天地见众生，将技巧隐于无形，才是她最高超也最显著的特色。

比如《台先生和他的书房》，她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造访，是母亲去世后的初冬，台静农也刚失去一位故友，她捻着花生下酒聆听恩师忆旧，“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，画出北平故居的图形给我看”，开车离开，等红灯无所事事，泪水竟控制不住流下来，“那种心情应该是感伤的，却反而觉得非常非常温暖”，难得的细笔描摹，两人间的温馨与忧伤如在目前，她反要特别解释

“用别的方式我绝对不会这样，因为太显露了，但是这篇是为台先生画像，以绘画的角度，所以就可以这样写”。《J》借居家看护的眼光侧面着笔，写丈夫从患病到逝世自己的心境，丈夫身故后与J的一次对谈开始，两人默契不谈病情以免伤怀，但哪怕是女儿设计的戒指，也让J发出有其父必有其女的感叹，“我的心里骤然遂生一种抽痛的感觉，几度抑制讳避，谈话的内容终究还是回到离去的人”，处处无他，又俯拾皆是，后来在纪录片中，她提起2001年去世的亡夫，“他比我先走，我现在是他的姐姐了”，观众的心便随之“生出抽痛的感觉”，仅此一句，更胜千言万语。

内敛含蓄文风，林文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确立。1981年出版《遥远》后记中，她称“往时写作，喜欢铺张掩饰，唯恐心中感知交代得不够清楚，故而一提笔便洋洋洒洒不可收拾，《京都一年》游记所收诸文，仍不脱此风，近来则自觉豪情与好奇已不如从前，宁取平实而不慕华靡”。其中，《京都一年》是她1969年赴日留学时期首度尝试散文创作，发表于林海音主编《纯文学》杂志。在没有手机导航与旅游攻略的年代，写起寺庙、书店、食肆、茶会、衣饰之所以“洋洋洒洒”，其立意不在个人的旅游体验，而是有规划地化身导游，带读者系统领略异域古都的景致与风俗，如此沉甸甸的责任感，正是身体力行她在另一篇《读中文系的人》中许下的宏愿：“文化的薪火传递工作，中文系的人应有‘舍我其谁’的责任感才对……虽说文化复兴是全民众的事情，但在这一方面，中文系的人理当更责无旁贷”。

责无旁贷最大的例证，是她历时六年全心投入漫长的紫式部《源氏物语》翻译。此前，丰子恺虽于1965年已经完成翻译，但苦于时局，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问世。而林文月自1972年在学术研讨会上试译一章后，因深感日本中世纪文学受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影响，“中文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，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”，遂在“没有十足把握之下”，逐月在《中外文学》连载译作，共计六十六期，逾百万言，其后，又陆续完成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、和泉式部《和泉式部日记》等汉译，她称为“误以为前无古人的状况之下，得以战战兢兢摸索前进”，以“略尽绵薄之力，弥补我们当做而未做的事情”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《源氏》中的700首和歌，林文月创三行楚歌体，以首尾句押韵兼顾视觉与听觉，如第一帖《桐壶》，“生有涯兮离别多，誓言在耳妾心苦，命不可恃兮将奈何！”个中苦心与工夫，固然是“情怀只合自家知，说与旁人枉费辞”，但其六朝文学的身后修养、日语的婉约底蕴、通达洗练的细腻文笔以及温润如玉的纯善品格缺一不可，方可借知音人的一片冰心。

“有时夜深人静，独对孤灯，仿佛紫式部来相伴，虽千年相隔，文章神交，我并不寂寞”。《我的三种文笔》中，林文月写道，在写给《枕草子》作者的一封信中，她亦指“你的可爱和可敬，同时保留在这许多坦率的字句里。每一页之中，有你的欢笑、叹息、泪光、懊恼……便是透过这些文字，你始终鲜活地生存到今日”。据《新京报》



林文月译

源氏物语
紫式部著
林文月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磨铁图书出品